

消逝的逆旅：竹陽軒與塚迺家

李維修*

摘要

竹陽軒與塚迺家是日治之初即於新竹開業的旅館，前者設於北郭園，後者設於後車路，供日籍人士下榻歇宿，共同見證日治初年新竹市區發展受到鐵道興築影響甚深。其後竹陽軒歇業，塚迺家之營業重心以提供日式氛圍的餐飲及旅宿為主，一度獨攬各種地方官廳飲宴，其後因應經濟蕭條與市場競爭，專意經營旅宿。塚迺家於新竹站前之支店旅館，成為地方官員迎送下榻高官的所在。由兩處旅館的興廢，可以窺見地方經濟轉變的過程。

207

關鍵詞：新竹、旅館、竹陽軒、塚迺家、鐵道、旅行

新竹
300年

文獻特輯

壹、前言

日治時期隨著運輸條件的改善，以及官民南北往來的實際需求，旅宿業成為民間不可或缺的產業之一。在日本於臺灣展開殖民統治之初，生活條件與習慣皆與日本迥異，有部分日本人嗅得市場先機，來臺開設餐廳兼營旅館，以滿足官廳、出差官吏與駐在人員的消費需求。依報紙所見新竹實業協會提供的日治初期日籍人士戶數統計，1897年當時新竹有9間旅館。¹其中竹陽軒以於北郭園營業為號召，曾為日人統治之初官吏要人下榻處；塚迺家則持續營業四十餘年，幾乎橫亘整個日治時期。將兩間旅館的發展歷程細加鋪排，亦可補綴地方發展變貌的片段。緣此謹以逆旅—兩處迎客之旅館為題，望識者勿以貶釘成篇見怪。本文援引資料主要來自《臺灣新報》及《臺灣日日新報》之報導。為免

* 國立清華大學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1 〈新竹に於ける内地人戸數表〉，《新報》，1897年（明治30年）11月21日，第2版。

繁冗，一律以《新報》、《臺日》呈現，特此說明。



圖1：塚迺家與昔日新竹站前景觀

圖片取自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網站：日治時期臺灣圖像寫真，藏品編號002416621等三張明信片，由筆者拼合修整而成。該照片中文名為：「從新竹火車站的鐘塔往新竹市街望去」。正前方為塚迺家（支店）旅館；塚乃家正面右側電線杆遠方可見東門城。圖中自站前直通東門城的道路（今中正路）尚未開闢，城牆已拆除，車站周遭尚十分空曠，該照片應是保存了1913年左右新竹車站落成不久的站前樣貌。塚迺家左後洋樓為黃鼎三之宅。圖左方盡頭的中式建築群為孔廟原址。



圖2：1901年與1941年文獻中的塚迺家與竹陽軒

左圖：上田元胤、湊靈雄合編之《臺灣土商名鑑》，成書於1901年。²

右圖：大川遊龜，《新竹商工人名錄》，新竹商工會議所，1941年，頁59。

2 上田元胤、湊靈雄，《臺灣土商名鑑》（臺北：にひたか社，1901年）。

圖3：1897年（明治30年）新竹地區在住之日籍人士戶數與行業

留意當中提到塚迺家、竹陽軒「尤為高尚」

出處：〈新竹に於ける内地人戸數表〉，《新報》

貳、竹陽軒

在1895年日人治臺之前，北臺陸路交通仰賴步行。僅在特定地點有尖、宿站可供歇宿，且僅供棲身。傳教士馬偕於1872年在中壢下榻的客棧「皇后旅社」，雖然居住條件不佳，但據他所言，已是「是在島上旅行的公共場所裡面，最像家的一個地方」。與之後他在竹塹住宿的客棧相比，皇后旅社「就像皇宮一樣」。³日本治臺之初，駐軍曾短暫入住新竹大族—外公館鄭家的鄭如蘭宅邸，⁴鄭家的別業北郭園據稱則「暫充官吏宿舍」。⁵當時各地民軍蜂起，治安不靖；臺北至新竹雖可通行火車，要住宿的話也大致無礙。但自新竹以南往臺中的住宿並不方便，且無日本式旅館。⁶官署辦公尚且沿用清代遺留建物，往來官吏的歇止之所，官方在倉促之間大概也無暇多做考量。

北郭園於清咸豐元年（1851）落成，號稱北臺名園，當中聽春樓、浣花居據說為鄭用錫著書之處。至明治30年（1897），櫻井勉（1843 - 1931）擔任

3 馬偕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臺北市：前衛，2009），頁25-27；黃智偉，《省道臺一線的故事》（臺北市：貓頭鷹，2002），頁148-153。

4 波越重之著，宋建和譯，《新竹廳志》，頁482-483。

5 〈文苑 北郭煙雨〉，《新報》，1897年（明治30年）8月29日，第1版。

6 〈旅行者のために〉，《新報》，1896年（明治29年）11月27日，第3版。

新竹縣知事，長袖善舞，善與仕紳交遊。⁷其在任期間雖然不長，但他重開竹梅吟社，又攏絡鄭家家主鄭如蘭加入統治協贊行列，開啟官方動員在地資本投入官方殖產興業政策的大門。⁸同年10月，總督乃木希典下榻北郭園，接待頗受嘉許。安排要員入住該處，應是櫻井勉匠心獨具的手筆。有日籍人士見到商機，遂承租北郭園的一部分經營竹陽軒旅館。⁹竹陽軒的經營者為片岡光楚〔按：原文作「組合主任」〕，他曾短期活躍於日籍人士籌組之實業協會。¹⁰在1901年的《臺灣士商名鑑》則記載經營者為岡村小捨，但其事蹟不詳。

1898、1899年是報紙報導中竹陽軒曝光的高峰。在乃木希典入住後，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亦下榻該處，雅稱以北郭園浣花堂為行臺。¹¹從其他材料印證，竹陽軒另外租用環翠山房及諸樓閣營業，與官吏宿舍浣花居有別；¹²但憑著北郭園的名聲與總督入住的經歷，已使竹陽軒成為官吏、軍官途經新竹住宿的首選，「乃是相當於高等官、紳士適宜居住的旅館」；次一等的旅館是高砂屋與塚迺家。¹³考慮觀感問題，竹陽軒特意限制不可有歡場的不矩行為。¹⁴臺灣守備混成第一旅團長內藤之厚少將入住竹陽軒，櫻井勉與在住新竹之其它高等官，連同國語傳習所學生前往迎接。再至西門林家潛園用餐。¹⁵當時有外籍人士阿道夫來臺探險，官府允許他在「本島安全區域內」旅行一周，官方可能考量觀瞻，在他途經新竹時，也是安排他住竹陽軒。¹⁶其他往來的官吏、技師投宿者甚眾。¹⁷至1901年後，相關盛況始不復見於報端。

7 〈循儒循吏〉，《新報》，1897年（明治30年）11月2日，第1版。

8 李維修，《從素封家到社會菁英：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士紳的社會變遷（1895-1937）》，頁60-63。

9 〈蓬戶生光〉，《新報》，1897年（明治30年）11月30日，第1版；〈新竹通信旅館の繁昌〉，《新報》，（明治30年）1897年12月7日，第3版。

10 〈新竹通信（二月二十日平安散士報）旅館の競争〉，《新報》，1898年（明治31年）2月22日，第3版。該氏於1899年（明治31年）改營他業。

11 〈門第增光〉，《臺日》，1899年（明治32年）4月6日，第3版。

12 〈重脩園林〉，《臺日》，1900年（明治33年）8月2日，第4版。

13 〈新竹通信（三月八日發平安散士報）旅館の等差〉，《臺日》，1898年（明治31年）3月11日，第3版。

14 〈新竹通信（四月四日通信員報）旅宿と料理屋〉，《新報》，1898年（明治31年）4月6日，第3版。

15 〈新竹片信〉，《新報》，1898年（明治31年）4月7日，第3版。〈宴啓潛園〉，《新報》，1898年（明治31年）4月9日，第1版。內藤氏之姓名，依據1897年總督府職員錄補足。

16 〈新竹通信（三月三日發平安散士報）本嶋巡視の外人來竹〉，《新報》，1898年（明治31年）3月5日，第3版。

17 如〈新竹通信（二月十六十七日平安散士報）官吏來竹發程〉，《新報》，1898年（明治31年）2月19日，第2版。

竹陽軒何以後來消聲匿跡？考量時代背景，新竹市況的榮枯與鐵道交通有莫大關係。清代修築的鐵道，因為維運能量不足與風災水患，未能穩定發車。如1897年，淡水到紅毛田（今竹北）之列車因水害不通。¹⁸明治31年（1898）8月頭前溪橋遭沖毀，火車只能通行到位於湖口、新豐一帶的新車車站，直到明治35年（1902）始回復正常營運。¹⁹新車到新竹間以輕便鐵道銜接，復又以輕便鐵道通往新竹以南。因接駁不易，以往官員南下多半需在新竹留宿一晚，次日再南下。竹陽軒為方便旅客住宿，特地在新車車站設置辦事處。²⁰隨著鐵路交通逐漸往南擴展延長，達官貴人們特地在新竹留宿的必要大減。一則報導將當時的交通因素說得很清楚：

新竹之全盛時代，蓋在明治三十三、四年間。時當北部鐵道造至新竹，有鐵道建設事務所焉，有守備隊焉，有憲兵隊焉，有衛戍分院焉，有專賣支局焉，有鐵道機關庫焉。合諸今日所存各官衙，其人員殆比今十倍。外此，則因鐵道方將通新北〔按：此處文意不通，應為「竹」〕之南。南下北上諸旅客，悉由新竹乘降宿泊，故旅館及其他亦極多。及後鐵道次第延長而南，其繁華遂亦隨而南進洎乎全通。鐵道之機關庫，竟移之苗栗矣。新竹與南北交通諸旅客，全不相關係。旅館及其他之營業，日就衰微〔標點為筆者所加〕。²¹

此外，北郭園終究是鄭家產業。竹陽軒曾一度想擴大營業範圍，但鄭氏族人鄭登瀛（1873～1932，字十洲）興趣缺缺，寧可恢復園林舊觀。推敲竹陽軒雖然營業良好，對鄭家而言卻是產業被割裂使用，無雅致之趣，以致報紙有「當地荒涼頹廢冷落不堪，文人足跡所經，不禁動今昔盛衰之感」的陳述。²²隨著官吏宿舍陸續興築，新竹其他私人經營旅館蓬勃發展，再加上鄭家本身的續租意願不高，竹陽軒承租的建物最終回歸鄭家使用。就前文提及的櫻井勉而言，他在離開新竹近十年後（明治40年，1907年）回到新竹籌組新竹製腦會

18 〈臺北新竹間氣車開通〉，《新報》，1897年（明治30年）9月3日，第2版。

19 新車車站介紹，參見《臺灣驛站之旅》網站，<http://trstour.com/sin-che.htm>。

20 〈新竹の新春 新竹の旅館〉，《新報》，1899年（明治32年）1月7日，第3版。

21 〈新竹今昔〉，《臺日》，1909年（明治42年）5月23日，第6版。

22 同註12。

社並擔任社長，鄭家仍禮遇他居於浣花堂。²³他與鄭家的關係雖然深厚，但個人的詩文酬唱可在該處興舉，製腦會社的股東會議仍是轉至塚迺家召開。²⁴顯現該處空間的使用權，回歸由鄭家完全主導。

其後新竹市區展開「市街改正」。起初內公館「潛園」受西大路開闢影響較鉅，北郭園的位置在磚城周遭，尚非主要標的；另依黃服五〈參觀北郭園〉有「他年如砥步康莊」詩句，典出「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有道路開闢之意，推敲鄭家此時多少知道園林將因開闢道路而受衝擊。²⁵大正2年（1913）左右，鄭登瀛因北郭園建物老舊不復舊觀，整修環翠山房。²⁶至1915年左右市街改正範圍繼續擴張，官方開闢今日北大路，可能損及北郭園。新竹廳廳長家永泰吉郎一度介入欲將其保留，使鄭登瀛燃起希望，有「望斷故園好消息，落花風轉習家池」之句，可惜最後仍無法挽回。²⁷之後鄭神寶於1916年修繕時鐘樓、小壺天、帶草堂，並著手將浣花居、橫青山室、新官廳、觀稼臺、又一村等陸續整修。²⁸至1930年臺北南雅社假北郭園舉辦詩會，有參觀橫青山室以及「詩人兒山櫻井勉先生起居吟賞舊址」之舉，可見相關建築至當時尚能大致維持舊觀。²⁹但隨著都市發展，林園改易，鄭登瀛其詩作〈清明雨中喜純甫兄過談即和見示元韻〉中「天幕低于屋，雨腳斷還續。聽春樓上聽，蕉聲學絲竹」所吟詠的名園原貌，幾經滄桑，在今日已難以追尋。³⁰

23 〈製腦會社長歸內地〉，《臺日》，1910年（明治43年）5月5日，第5版。

24 〈開忘年會〉，《臺日》，1909年（明治42年）12月25日，第5版：「例年新竹廳。於歲晚餘閒。均開忘年例會。本年除夕前七日。新竹製糖會社長鄭拱辰等在北郭園折柬招邀官紳及會社囑託委員十餘人，與開雅會。新竹製腦會社長櫻井勉氏。亦於次日邀集竹中詩人。在北郭園浣花居。執騷壇之牛耳。大開詩會。」；另見〈新竹通信／竹腦開議〉，1910年（明治43年）4月12日，第4版。

25 〈參觀北郭園／苗栗道上〉，《臺日》，1911年（明治44年）1月15日，第1版。黃服五為斗六文人，前清秀才，入嘉義國語傳習所畢業後擔任官署雇員、通譯。參加斗山吟社、雲峰吟社，在日日新報登載其遊記、詩作多篇，1930年去世。

26 〈新竹近信（八日發）稍薦廣址〉，《臺日》，1913年（大正2年）2月9日，第6版。

27 〈北郭園消息不好〉，《臺日》，1915年（大正4年）2月28日，第6版。

28 〈重修北郭園〉，《臺日》，1916年（大正5年）11月6日，第6版。鄭神寶(1880-1941)為鄭家族人。

29 〈南雅社第十一回例會 開於新竹歷史的北郭園〉，《臺日》，1930年（昭和5年）12月16日，夕刊第4版。

30 國立臺灣文學館，《全臺詩 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網址：<http://xdcm.nmtl.gov.tw/twp/index.asp>。聽春樓是北郭園八景之一。

參、塚迺家

塚迺家在文獻中又作塚乃家，日文記作塚の家。在1901年成書的《臺灣士商名鑑》中，提及塚迺家與貸座敷群鶴樓店主為宮松右衛門。但後來各種記錄所見的塚迺家經營者，皆以只左善一郎及其家族成員為主。只左善一郎為元治元年（1864）生，明治29年（1896）來臺。³¹1902年可見他在新竹納稅四十圓以上日籍人士的名單中。³²依據總督府府報記載，宮松右衛門以及只左善一郎都是廣島縣御調郡三原町人。³³或許其二人以同鄉之誼，起初合資經營而後有業務移轉之事。只左善一郎的姓氏於報紙記載多記作「只佐」，但依總督府府報及其他文書則紀錄為「只左」。為統一用語，本文以下一律採用「塚迺家」以及「只左」的用法，引文則維持原貌。³⁴

塚迺家本店位址通稱位於北門後車路。依1925年出版的《新竹州下產業統計商工業者案內》，塚迺家位於北門517、518。³⁵又依千草默仙所記，1928年左右的本店位置為北門157番地，經營者為只左タツ，支店經營者為只左ヨネ。³⁶再比對只左善一郎參與申請新竹信用組合之檔案資料所記，應以北門157番地之資料為確。原址後來由新竹振興株式會社的坂田吉藏等人改建為新世界劇場，相當於今日新竹市世界街與長安街交接處。³⁷

31 「官有海埔豫約賣渡處分報告（松本徒爾外五名）」（1917年06月01日），〈大正六年永久保存第二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657002。

32 〈新竹に於ける納稅四十圓以上の内地人〉，《臺日》，1902年（明治35年）6月20日，第2版。報導說明24人中有9人開設料理屋或貸座敷，其它15人經營「正業」。

33 「金杯及銀杯下賜」（1904年11月10日），〈府報第1629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629a006。

34 原來筆者對於塚迺家的經營者全無頭緒。某日查詢流寓新竹人士，找到藤井米八郎的經歷，發現他曾探視「只佐善二郎」養蜂事業。偏偏資料中並無「只佐善二郎」存在，改找「只佐」氏，結果印證其名為「善一郎」。其實《新竹州下產業統計商工業者案內》便有明確記載其姓名，只是筆者之前竟茫然不覺，聊供識者一笑。

35 門新太郎，《新竹州下產業統計商工業者案內》（新竹：新竹商工名簿錄發行所，1925），頁3。

36 千草默仙，《全島商工人名錄 新竹街商工人名錄 昭和三年三月現在》（高砂改進社，1928），頁171。

37 〈新世界劇場 納功〉，《臺日》，1936年（昭和11年）12月3日，第5版。經張德南先生賜告，依昭和10年新竹戶籍資料，原北門157番地後來重編為西門町一丁目239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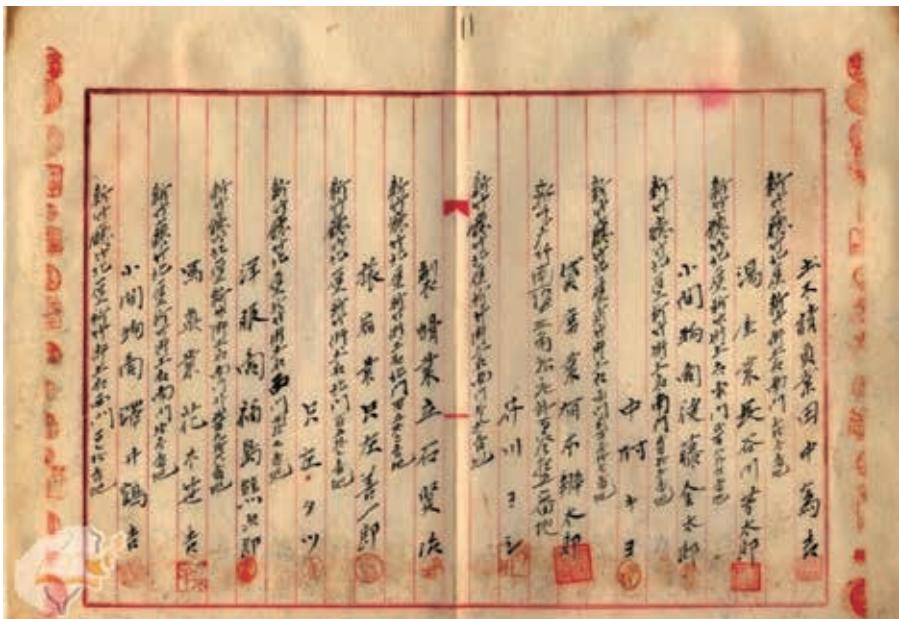


圖4：只左善一郎參與新竹信用組合申請所留下的地址資料

「有限責任新竹信用組合設立申請許可並贍本下付（松本徒爾外百四名）」（1913年09月01日），〈大正二年永久保存第六十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149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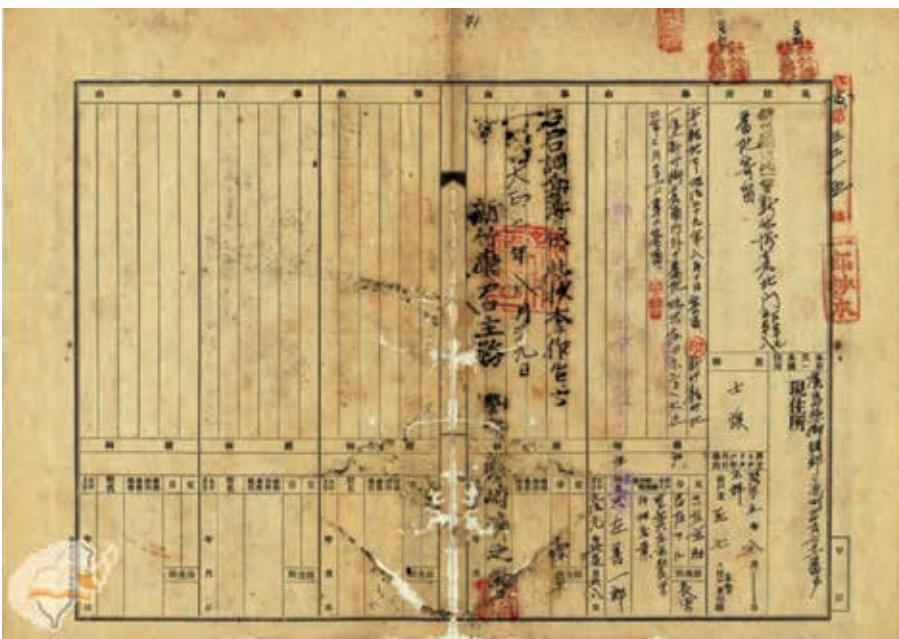


圖5：只左善一郎之戶籍資料抄本

出處：「官有海埔豫約賣渡處分報告（松本徒爾外五名）」（1917年06月01日），〈大正六年永久保存第二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

一般印象中，多數日籍人士經營的店舖、旅館多位於南門、東門。依照《臺灣鐵道旅行案內》（相當於今日之鐵道旅遊導覽手冊），從火車站搭人力車到塚迺家的車資，與到製糖會社的車資相等（十五錢），離市中心稍有距離。³⁸究竟最初塚迺家為何會選擇此一店址？追溯其源，塚迺家在1896年（明治30年）左右開業，地點位於北門後車路一帶。報載其名稱為旅人宿兼料理屋。³⁹ 1901年（明治34年）8月北門街大火，舊新竹城北門—拱宸門付之一炬。監獄宿舍燒毀，部分人員至塚迺家避難。⁴⁰推測該地與北門應相距不遠。當時舊塹城周邊多為水田，東門周遭還有墓塚橫陳。舊官道自竹北沿今日新溪街、湧雅、水田至城北，連接北門大街，商況繁榮；米市街有日本人籌設者的新竹實業協會，以及臺籍人士籌組之新竹俱樂部。⁴¹在這北門附近的商業樞紐地帶，後車路、前布埔一帶空地較有機會取得土地開設旅館，不失為妥適的營業考量。

塚迺家設立的時空背景與竹陽軒相近，但不若竹陽軒那般「陽春白雪」、帶有若干官方門面色彩。它是純日本式的旅館與料理屋，不避忌有女陪侍出入。塚迺家設一周年時，於晚間邀請官衙、民間人士與會。門前交叉日本國旗、吊上球燈，又安排藝妓手踊與淨琉璃表演，並施放煙火。從報導者的口吻而言，覺得初次看到煙火的臺灣人，應當會對這種異國風情感到不可思議吧。⁴²

塚迺家的生意興隆，要拜日本統治初期官署、駐軍單位眾多與鐵道修築之賜。如前引文所述，以1909年的眼光來看「合諸今日所存各官衙，其人員殆比今十倍」。⁴³依據只左善一郎的回顧，明治30年（1897）起的兩、三年左右，新竹得力於鐵道修築與各項土木營繕事業勃興，市況最為繁盛，充滿活

38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鐵道旅行案內》（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1927），頁99。

39 〈新竹の塚の家〉，《新報》，1897年（明治30年）8月4日，第3版。報導稱當時為開業一周年，往前回推為1896年開業。

40 〈新竹の火事と守備隊〉，《臺日》，1901年（明治34年）8月2日，第5版。

41 〈一筆為御知申上候（新竹ヨリ）〉，《新報》，1898年（明治31年）3月16日，第3版。貿易商會與臺籍人士的紳商俱樂部互不往來，因此特別刊登本聲明。

42 〈塚の家の一周年祝〉，《新報》，1897年（明治30年）8月6日，第3版。

43 見註21。

力。各種階級人士出入頻繁。連花柳界也景氣暢旺。塚迺家本店的八十疊空間（相當於今日40坪），在他作出這番回顧之時的大正9年（1920）已顯得老舊、「古色蒼然」，但他自謬早年塚迺家可是堪稱「全島唯一」。⁴⁴只左氏的說法是有所本的。其他報導也提過塚迺家料理屋是新竹第一，宴客的「大廣間」又曾是全島第一；以上皆是「鐵道終點時代」的遺跡。⁴⁵在另一位同時期來臺日本人藤井米八郎的回憶裡，日治初期物資匱乏，舶來品物價高昂，疫病橫行，衛生條件頗差，使人怵目驚心。但對只左氏而言，那卻是他心目中最好的時代。⁴⁶

回顧當時鐵道發展情形，早先鐵道受限於原來施工品質與天災影響，屢屢無法通行，已如前文所述。1898年，縱貫鐵道拍板定案，全臺分段施工。⁴⁷全線自1899年起造，至1908年歷經十年竣工。1898年2月，報載在「新南門」設置輕便鐵道停車場，料想是為鐵道南延工程作準備。⁴⁸當時的鐵道營造包商（原文作請負業者）以日本人為主。塚迺家店主預期諸多工事將帶來人潮，除本店之外，又於1898年在南門外新建「貸座敷」一群鶴樓，欲大張豔幟攬客。報導形容該建築「從地形到屋瓦皆為日式風格」，有二階客間38間，「在這樣的鄉下（原文作田舍，略有貶意）相當珍奇」，可見其醒目。但隨著鐵路往南的工事漸次南移，當事人錯估景氣，此一銷金窟很快就無以為繼。⁴⁹其後，臺北至新竹鐵道線路隨著1902年鳳崎鐵橋、九甲埔鐵橋陸續築成，運輸步入穩定。此時南門外車站站房完成，往苗栗以南的運務不日開通。因其地

44 〈新竹變遷の跡 只佐氏の追憶談〉，《臺日》，1920年（大正9年）6月17日，第23版。

45 〈新竹ページ 新竹街〉，《臺日》，1914年（大正3年）5月14日，第37版。

46 藤井米八郎氏於日治初期即來臺，曾在苗栗大湖、臺南官署服務，於產業著力甚深，對畜產、熱帶植物皆有所涉獵。其後參與苗栗製糖會社經營，擔任重役。也曾受伊藤忠兵衛組成之臺灣興業組合之託，於大正8年在新竹西門街郊外試種苧麻。參見〈苗栗近況〉《臺日》，1910年（明治43年）3月12日，第5版；〈ラミーの試植 五十餘種を新竹に〉，《臺日》，1918年（大正7年）5月18日，第2版。

47 〈縱貫鐵道 臺北新竹間改築工事〉，《新報》，1898年（明治31年）3月25日，第2版。

48 〈新竹通信（二月十七十八日平安散土報） 輕便鐵道停車場位置〉，《新報》，1898年（明治31年）2月20日，第2版。

49 〈新竹通信（六月十日） 貸座敷の新築〉，《臺日》，1898年（明治31年）6月12日，第7版；〈新竹通信（七月十四日發竹塹老人） 商況〉，《臺日》，1898年（明治31年）7月17日，第3版。

點重要，有「五間幅的新道路自新停車場通往武營頭兵營與郵便局」。⁵⁰位在車站對面的群鶴樓歇業後，累經債權整理始重新開張。該棟兩層樓的日式建築，應該就是後來的塚迺家支店，改營旅館。

塚迺家支店的前身本是著眼於鐵道工程帶來的商機而成立的。不料本業經營不成，後來卻迎來了全新的局面。明治38年（1905），新竹開始「市街改正」，規劃甲、乙、丙三等道路，甲等的「南北通往大路」改良自城中通往四座城門的主要道路。以往「自鳳山崎入北門，循舊北門大街，直抵廳舍之後，轉達西門下臺中」的舊官道以「甲路」規格看待。但若與新竹市東南隅、車站周邊的更張相比，後者的意義又不可同日而語。明治39年（1906），當時的新竹站區已頗具規模，占地「有四千左右坪」；除車站建築一座三間外，另有棧房、煤炭棧、水井、大水櫃等設施。⁵¹與其同時，東門城壁拆除，東門內外貫通並建設圓環以保存東門城。廳舍往停車場的道路（今日之林森路）雖於市區未改正前就已築成，也在此時規劃補強並修築下水道。⁵²在城內主要道路改善完成後，官方再於明治40年（1907）撤去東南間城壁，修築南門觀音亭橋—莿仔腳道路與廳舍到停車場一路的下水溝工程。⁵³當時站前一帶據說都是仕紳黃鼎三的土地，或許眼見市容一新，刺激他不惜財力修築洋樓。⁵⁴可以說，官方歷年興修的多條幹道將站



圖6：塚迺家支店（旅館）

翻攝自松本曉美、謝森展編，《臺灣懷舊》（1993），臺北市：創意力文化，頁193。根據書中說明，該照片攝於1927年。由於塚迺家1926年遭逢祝融之災，此照片乃是重建外觀後或1917年改修後樣貌，尚待考證。

50 〈汽車到竹〉，《臺日》，1902年（明治35年）1月29日，第4版；〈濱車開通後の新竹〉，《臺日》，1902年（明治35年）3月22日，第2版。

51 〈竹驛現況〉，《臺日》，1906年（明治39年）9月18日，第3版。

52 〈竹塹郵筒／道路工事〉，《臺日》，1906年（明治39年）11月2日，第4版。

53 〈竹塹郵筒／再築就東南之路〉，《臺日》，1907年（明治40年）2月22日，第4版。

54 〈新竹短信〉，《臺日》，1906年（明治39年）4月19日，第6版。

前往廳署的交通串聯起來，致力使兩者連結更為緊密。至大正2年(1913)，松崎萬長設計的新竹車站落成，奠定了新竹市的門戶由北門一帶移至此處的基礎。塚迺家因此也雨露均霑。不過必需要釐清的是，當時車站本身雖壯麗至極，站前周遭的景觀仍顯空曠。該處接近現代的市街景觀，乃是1925年左右官方致力營造新式家屋才出現的。這是後話。⁵⁵

塚迺家本店本來就包辦了日治初期至明治三十年代的各種官民飲宴與旅客歇宿。塚迺家支店—旅館因為位在站前，地點絕佳，佔有絕對優勢，業務更加昌盛。也是新竹地區早期除官廳之外，少數接續電話線路的店家。十六、十七番也成為塚迺家招牌的電話號碼。⁵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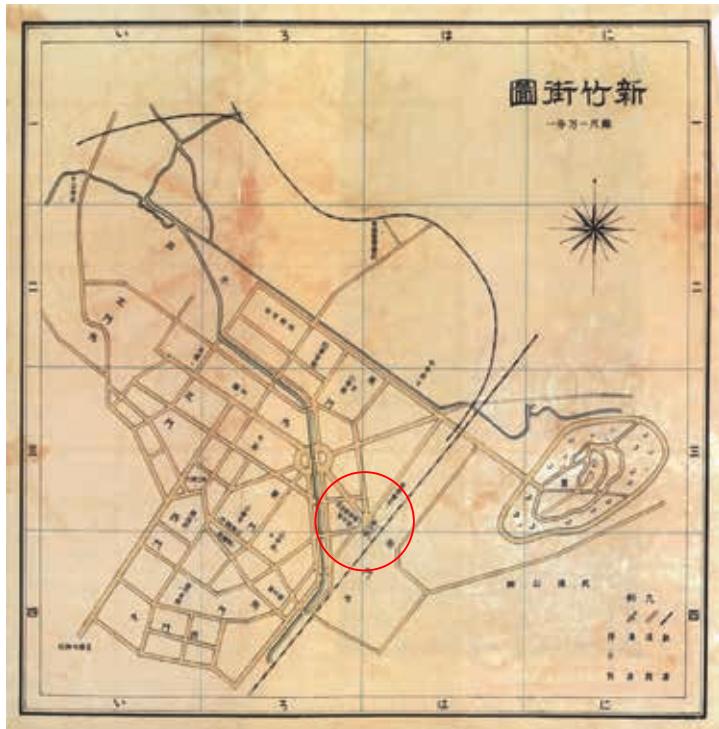


圖7：1927年的《臺灣鐵道旅行案內》中的新竹街地圖

留意當中的塚迺家支店位於新竹站前，而塚迺家本店並未呈現。
站前的放射狀道路已與今日相仿。

⁵⁵ 至1925年左右的旅遊書介紹，還描述旅客自火車到城中所見，是身在都會卻有鄉下的錯覺（京に田舎あり）。見柴山愛藏，《臺灣之交通》（臺北：1925），頁136、154。

⁵⁶ 〈新竹架設電話〉，《臺日》，1906年（明治39年）12月25日，第2版。

塚迺家服務的層面廣泛，以官紳酬酢而言，不勝枚舉。如1909年11月，新任新竹廳長家永泰吉郎到任，新竹街諸官紳以及直轄五街庄長，在後車路塚迺家本店為其洗塵。「是日會場國旗交叉，兩旁繞以布幔，球燈累累，如星光耀彩。午後六勾鐘，煙火三發，會員連絡而來。時有音樂隊奏樂，清響動人。迨鐘鳴七點賓客會員各就席。新竹公學校長高木平太郎氏，起述開會之詞。家永廳長而述謝詞。賓主交歡，聚飲一堂；藝妓數人，間旋於漢肴之間。…」。⁵⁷又如地方人士的餞別或行旅往來，亦在此處舉行，如1908年8月謝介石赴東北就職，廳長里見義正為之開筵餞別，百餘人「大會於後車路塚乃家旅館。」⁵⁸乃至於糖廠製糖完竣宴請官紳，皆是假塚迺家舉行。⁵⁹

塚迺家承應官方宴會眾多，後來又專設旅館；因此若有日籍高階官員至新竹巡視，地方長官與民間要人至車站前迎接，參觀地方特色產業，然後到塚迺家會餐或下榻，幾乎成為定例。擇其要者如1905年侍從武官大城源三郎巡視臺灣，由苗至竹。新竹廳長里見義正「率文武官僚七十餘人出迎，延入塚乃家旅舍安宿畢。」鄭如蘭、鄭如霑、鄭嘉六三巨紳「逕投旅舍問候，通氏名，投名刺」。侍從一一應接慰諭。次日午前七時起侍從到廳巡視一周後「於九時赴汽車上談」。又如1910年10月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嘉吉的一次巡視行程，自南投經臺中霧峰往新竹，「…十二點半，抵臺中換乘列車。於午後四點九分抵新竹。官紳各界多數出迎，詣新竹廳訓示廳員。是晚投宿塚乃家支店。新竹官紳即塚乃家本店，為開歡迎會云。」⁶⁰另一次內田嘉吉夫人的參訪行程於午後展開，地方官廳安排她自新竹車站出發參觀蓆帽加工與剖蓮草等特色產業，再到芳源製酒公司參觀。晚間入住塚迺家。次日視察醫院、慰問病人，再到外公館鄭家的樹林頭淨業院齋堂拜會。最後到公學校對婦人會演講，視察圓滿結束。⁶¹

57 〈新竹通信／夜餐盛況〉，《臺日》，1909年（明治42年）11月5日，第4版。

58 〈新竹通信／旗亭餞別〉，《臺日》，1908年（明治41年）8月14日，第4版。

59 〈帝國製糖宴客〉，《臺日》，1917年（大正6年）3月18日，第6版。

60 〈藩憲巡視行程〉，《臺日》，1910年（明治43年）10月12日，第2版。

61 〈長官夫人來竹〉，《臺日》，1915年（大正4年）3月12日，第6版。

再者，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任期為1906年至1915年。他訂定五年「理蕃」計劃，針對原住民設置隘勇線，繼而進行軍事討伐。是以在新竹留下不少征討與勞軍的紀錄。1908年8月新竹廳隘勇線前進隊「告厥成功」，新竹官民在後車路塚迺家設宴勞軍。⁶²另就駐軍演習而言，日本在臺駐軍臺灣守備混成旅團自1902年起在新竹周遭有數次演習。1903年第一旅團機動演習的統監部，1906年機動演習高階軍官的宿營地，皆選在塚迺家旅館。⁶³1907年以後臺灣守備混成旅團改編為臺灣守備隊，1916年9月，第一守備隊在大湖口進行實彈演習，第一守備隊司令官每日於塚迺家支店與演習地點間往返。⁶⁴軍隊要員入住塚迺家，似乎成為一種傳統。

時至1917年10月下旬，北白川宮成久親王及王妃房子內親王來臺，報導敬稱為「兩宮殿下」。新竹官方顧慮市前景觀，請塚迺家等旅館修整門面，連東門護城河（報導稱東門堀）、西門街之家屋以及往神社之道路皆予以整頓。⁶⁵塚迺家、田中屋與部分家屋配合此次整建，建築基線退縮。塚迺家趁此機會整建其支店，於該年4月上樑，11月竣工。建材使用阿里山檜木，煥然一新。⁶⁶同時間臺籍人士開設中等以上的旅館，只有東瀛旅館足可稱道，號稱和、漢、洋兼備，但其服務水準也僅限於「待遇普通行旅，尚堪一泊」而已。⁶⁷在一次大戰期間「戰爭景氣」暢旺時，有地方人士倡設新旅館，但也未付諸實現。⁶⁸這使得塚迺家有很長一段時間以鶴立雞群之姿傲視群倫。1923年4月，時為皇太子的裕仁至臺灣巡視，名為「東宮行啟」。塚迺家支店以地利之便，更被官方指定為攝影場所之一。⁶⁹曾參與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的黃旺成，

62 〈新竹通信／凱旋宴會〉，《臺日》，1908年（明治41年）8月19日，第6版。

63 〈統監部開設〉，《臺日》，1903年（明治36年）12月5日，第3版；〈新竹通信 機動演習行軍〉，《臺日》，1906年（明治39年）11月29日，第3版。

64 〈地方近事 新竹 板橋司令官滯在〉，《臺日》，1916年（大正5年）9月9日，第3版。

65 〈地方近事 新竹 市街の面目一新〉，《臺日》，1917年（大正6年）10月27日，第3版。

66 〈地方近事 新竹〉，《臺日》，1917年（大正6年）4月27日，第3版。〈地方近事 新竹 停車場前と取攢け〉，《臺日》，1917年（大正6年）8月31日，第3版；〈地方近事 新竹塚迺家旅館の落成祝〉，《臺日》，1917年（大正6年）11月19日，第5版。

67 〈新竹東瀛旅館〉，《臺日》，1914年（大正3年）10月9日，第3版。

68 〈新竹近訊 議設大旅館〉，《臺日》，1918年（大正7年）11月24日，第4版。

69 〈新竹に於ける 摄影場所 指定さる〉，《臺日》，1923年（大正12年）4月7日，第7版。

在日記中留有「穿和服乘車往塚乃家」，陪同其東家蔡蓮舫乘車出遊的記載。⁷⁰1929年9月林獻堂為開設大東信託株式會社新竹支店，亦是入住塚迺家旅館。⁷¹可以說，塚迺家見證了新竹地方歷史的許多關鍵時刻。

肆、頓挫與轉折

1925年9月只左氏去世。⁷²其後，塚迺家的經營面臨重大的轉折。他物故後的次年5月12日，站前號稱新竹第一的塚迺家旅館發生大火付之一炬，險點波及周遭的田中屋以及黃鼎三所築之洋樓。災後統計損失總額達七萬圓，其投保保險之保額難以彌補。所幸火災發生在白天，利於逃生，死傷者僅有小兒一名，主要的文書簿冊也得以留存。⁷³建物火災的損失以及理賠，一度成為當時的話題。⁷⁴旅館在遭遇祝融後的半年左右，亦即1926年11月重修完成。⁷⁵當時恰逢新竹舉辦產業共進會，介紹州下產業狀況，意圖振興地方景氣。⁷⁶但塚迺家旅館的業務應是仍在努力重整當中，無力參與盛事。當時華族前田利為侯爵到訪新竹，於塚迺家本店用餐，住宿於知事官邸。⁷⁷此後有一段時間，報紙報導所見的塚迺家業務活動皆以北門街本店為主。

1929年，地方遭逢官方因應「金解禁」的緊縮政策衝擊，塚迺家在原北門街的料理店業務歇業。塚迺家本店本來每年要換上近五百枚的塌塌米，此時需求不再，連站前塚迺家支店的塌塌米也只翻面使用。⁷⁸該年年初，剛成立不久、評價甚佳的新起之秀—竹意閣倒閉。⁷⁹可見店家停業並非單一案例。其後

70 《黃旺成先生日記》，1921年（大正10年）年7月12日。

71 《灌園先生日記》，1929年（昭和4年）9月1日。

72 《只佐善一郎氏》，《臺日》，1925年（大正14年）9月27日，夕刊，第1版。

73 〈新竹名物の 塚迺家全焼す 昨日白晝の出火で〉，《臺日》，1926年（大正15年）5月13日，第5版；〈新竹驛前旅館 塚迺家失火 十二日下午白晝全燒〉，《臺日》，1926年（大正15年）5月。

74 〈東西南北〉，《臺日》，1926年（大正15年）12月15日，第3版。

75 〈新竹 / 旅館允足〉，《臺日》，1926年（大正15年）11月5日，夕刊，第4版。當時著名的旅館除塚迺家之外，另有田中館、明英、福來；東門：新竹、臺灣；南門：今春、新興、運來、南洋；西門：樂來等等。

76 〈新竹州公表 共進會章程 及街協議會〉，《臺日》，1926年（大正15年）7月25日，第4版；〈新竹共進會雜報 / 旅舍好況〉，《臺日》，1926年（大正15年）12月8日，第4版。

77 〈前田侯爵動靜〉，《臺日》，1926年（大正15年）11月4日，第1版。

78 〈新竹の歲末景氣 緊縮振り徹底してゐるが 集金率は非常に良い〉，《臺日》，1929年（昭和4年）12月29日，第5版。

79 〈竹竹意閣倒閉 因維持困難〉，《臺日》，1929年（昭和4年）2月23日，第4版。

又遭逢紐約股市暴跌引發世界經濟不景氣，商家更難以為繼。經營者應是以此轉換經營方針，專營站前的旅館業務。至1932年臺灣軍秋季演習於新竹湖口、竹南一帶舉行，統裁部（原文作統監部）復又設在塚迺家旅館觀之，此時塚迺家的營業已恢復到一定規模，否則應無法承應。⁸⁰前述高官入住塚迺家的地方視察模式也延續至一九三〇年代。1930年3月，臺灣總督石塚英藏到新竹巡視，其行程為：上午聽取市政簡報與蓬草、大甲蘭草加工之說明，參觀帝國製糖；中午至鄭家淨業院用精進料理。下午至獅頭山、勸化堂一遊。晚間入住塚迺家。⁸¹只是隨著鐵道運輸發達，南來北往的皇族或要人，除非有非視察不可的要公，選擇「通過」新竹站（短暫停車、不下車）而不留宿的比例提高。⁸²塚迺家曝光的機率也就逐漸降低。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火災與餐飲廢業也是改變契機。前文曾提及，只左善一郎自己都說過營運三十年的塚迺家本店「古色蒼然」。其設施與交通便利性都不如後來的新起之秀如「榮久」等等。再從其他報導綜合觀之，1930年代新竹地方上的官民宴會，主要場地已移轉到公會堂；⁸³連只左善一郎昔日所成立的消防組成立十周年慶，也是在公會堂籌辦。⁸⁴塚迺家面臨經營條件變化與不可抗力的災害，也只能與時俱進，開創事業的新版圖。依1932年到任的新竹州知事—內海忠司的日記，當時官廳飲宴酬酢的重心移到料亭「湖畔」，據聞其女將正是塚迺家的經營者只左ヨネ。⁸⁵但在文獻中料亭「湖畔」屬於市營休憩所，只左氏如何取得經營權，則尚待探究。⁸⁶

塚迺家1926年的祝融之災，於此後仍有餘波。塚迺家主人早年在南門開設

80 〈秋季演習の 統監部と審判部 統監本部は塚迺家旅館〉，《臺日》，1932年（昭和7年）11月8日，第7版。

81 〈石塚總督 新竹を視察 午後六時第一日を終り 旅館に入る〉，《臺日》，1930年（昭和5年）3月16日，第2版。

82 〈通過新竹〉，《臺日》，1934年（昭和9年）10月4日，第8版。

83 〈新竹州官民 宴謝大使 四日在公會堂〉，《臺日》，1935年（昭和10年）10月1日，夕刊第4版。

84 〈新竹消防組 十周年祝宴〉，《臺日》，1930年（昭和5年）8月3日，第5版。

85 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 1928-1939 --帝國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灣》（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2），頁469頁旁小註。

86 〈新竹公園内に 休憩所新設 六千六百圓を投じて 料亭『湖畔』を擴張する〉，《臺日》，1935年（昭和10年）8月11日，夕刊第2版。

群鶴樓，新竹火車站擴張時以土地交換鐵道部授權經營鐵路餐盒（驛弁，或作驛辨）多年。此事可由早年宮松右衛門因捐贈土地而獲得表揚加以印證。⁸⁷其後站長更迭，鐵道部欲將權利回收。鐵路餐盒收入每月四百五十圓至五百元不等。塚迺家旅館燒毀後，係向商工銀行借貸三萬兩千圓才得以重修；塚迺家「女將」對失去是項餐盒收入頗有微詞。依理而言，塚迺家的供餐品質未能配合當局政策改進，再加上單一店家近乎永久經營也不合常理。但卻有「部分新竹市民」為塚迺家聲援，最後驚動新竹州警務部長高原逸人向鐵道部交涉。⁸⁸

日本時代的地方「民意」是一個不易處理的課題。在殖民地統治的政治框架下，可以發表民意的「新竹市民」除少數與官方有密切往來的臺籍地方菁英之外，應仍是日籍人士。不過有個特殊現象，長住新竹的日本人就為數不多，因利益之爭，種種團體如早年的新竹內地人組合也屢屢破局，談不上團結。⁸⁹各種地方出身、類似今日同鄉會的鄉黨支持網絡，反倒頗有組織。⁹⁰只左善一郎是新竹碩果僅存的滯臺「二十年組」，⁹¹又熱心參與廣島縣人同志會的活動，籌設消防組，與日、臺人士申請開墾海埔地，並致力於其他產業（其簡歷參閱文末附錄），又擔任方面委員。方面委員雖然只是襄助地方社會事業的名譽職，但也顯現他躋身官方認可的人士之列。⁹²這位自風聲鶴唳的「土匪蜂起時代」即來臺的日本人碩果僅存者，歷經鐵道鋪設，市況變化。應是在此脈絡之下，塚迺家事件意外博得一部份在臺日人的情感認同，才讓警務部長不得不出席。只是最後塚迺家與競爭業者選擇一同放棄經營，原委則無從得知。⁹³

87 同註33。

88 〈拔討ち的に驛長が 駛弁の指定を取消 塚迺家女將と驛長の言ひ分〉，《臺日》，1935年（昭和10年）12月10日，夕刊第2版。

89 〈新竹通信／開交友會〉，《臺日》，1910年（明治43年）7月19日，第4版；〈新竹内地人間の軋轢〉，《臺日》，1905年（明治38年）6月13日，第5版。

90 〈地方近事 新竹／廣島縣人會例會〉，《臺日》，1922年（大正11年）1月18日，第4版。

91 當時在新竹定居20年以上者，除只左善一郎外，尚有松本徒爾（雜貨商）、新原龍太郎（藥商）、犬塚才太郎等人。

92 從只左善一郎參與楊森的開墾申請文書來看，當中以新原龍太郎、松本徒爾為首，只佐氏居於其後。以常理論之，文書中申請人一般是依出資份額排序；官方准駁土地開墾的標準則為申請者的財力與名望，其與開墾地的淵源，以及當事人潛在的官方評價。與其他申請者相比，只佐氏的手腕、收入與官方關係未必較差，只是新原、松本經營的都是「正業」，而只佐氏早先經營的事業涉及風花雪月，不免讓人有貴賤之別的額外想像。

93 〈新竹驛辨問題圓滿に解決〉，《臺日》，1936年（昭和11年）2月4日，第5版。

伍、展望兼結論

竹陽軒與塚迺家是日本統治初期因應需求而生的產物，供餐兼營旅宿服務。竹陽軒假北郭園為營業場所，正是日本領臺之初，各種設施皆屬草創之際。比起其他「尚堪一泊」的旅館，塚迺家自開業之初即提供日式風情的旅宿服務，滿足了日籍官員酬酢與接待要員的需求。長年所累積的口碑，是其成功的要因所在。此外，日文有所謂「旅情」的說法。塚迺家提供的氛圍與服務，觸動早年離鄉背井日人旅居異鄉一風土民情迥異的殖民地臺灣的心態與情懷，應是其獨樹一格的魅力所在。雖然這部分並非傳統歷史論述所處理的議題，但也是值得考量的因素之一。

日本官方自治臺之初起即勉力維持淡水至新竹的鐵路營運，並且透過修築軍用輕便鐵道，儘速開展對苗栗以南的實質經營。隨著鐵道興築進度開展，官員、施工人力漸次南移，新竹失去短暫的交通樞紐地位，降階成為鐵道交通線上的一個節點。新竹在鐵路旅運的整體重要性雖然降低，但都市內部的機能卻隨著鐵道的修築與都市計畫而發生轉化。「市街改正」後的街廓受到既有新竹磚城框架的影響，對既有人口稠密市街無法大規模拆遷，只能改良而無法徹底重塑。東門以外的城郊地帶才有完整揮灑的空間。新街廓自拆除的城郭往東南發展，由昔日都市邊陲成為新都市發展的腹地。本來設在枕頭山腳的火車「停車場」，隨路線改修移動至今日所在。原來選中北門開業的塚迺家，其支店—旅館後來隨著站前道路的打通，從南門外的銷金窟，一躍而成門戶樞紐前的名旅館。

其後隨著地方商業機能精細分化，餐飲選擇眾多。使得旅館、餐飲漸趨分業經營。原來在北門後車路營業的塚迺家本店，隨著經濟不景氣退出歷史行列，原址後來變為戲院；新竹車站前的塚迺家支店成為官員送往迎來必經之處，也成為旅人手中鐵道旅遊指南上醒目的存在。縱使歷經火災與改變經營方針，但仍屹立不搖。「鐵道便當」也成為往來行旅記憶中的一部分。

今日塚迺家本店原址已難以稽考，站前旅館也毀於空襲，片瓦不存。⁹⁴新

94 謝水森，《發生於新竹市的地方小故事彙集》（新竹：國興出版社，2000），頁175-176。

竹站前廣場景觀與昔日已大為相異，廣場之機能也與往日不同。但透過史料爬梳，仍可重建部分官民酬酢與達官要人下榻於斯的情景，供後人追憶百年前臺灣地方社會的面貌。此外，塚迺家主要經營者只佐善一郎從一介市井之徒，經營旅館，蛻變為方面委員，帶給我們殖民地社會仕紳化、社會流動的另一種想像。既有研究史探討的多半是挾帶鉅資的日系外來資本，對於塚迺家經營者只佐善一郎這類長居新竹日本人的活動，掌握仍然極為有限。其經濟活動對地方的影響，仍有待未來探索與發掘。

附錄 只佐善一郎簡歷

1896年	塚迺家開業
1898年	設「貸座敷」群鶴樓
1900年	關岡金太郎等53人籌組新竹消防組。其後解散。 ⁹⁵
1901年	北門街大火
1913年	在新竹南門外某臺灣人聚落引進カニオラン種 (<i>Apis mellifera carnica</i> Pollmann) 蜜蜂，敦請有經驗的恩本秀吉夫妻協助飼育。引起新竹廳農會的藤井米八郎注意而前往探視。 ⁹⁶ 參與松本徒爾等人之新竹信用組合設立申請（依總督府公文類纂）。
1917年	與松本徒爾、新原龍太郎、何宅五等人申請開墾楊藔庄土名南油車港海埔地 ⁹⁷ 塚迺家支店（旅館）改修完成
1920年	與谷口貞次郎、高野穗一等人組成消防組。 ⁹⁸
1921年	任新竹煉瓦取締役。 ⁹⁹
1924年	與近藤美明、臺北巴商會合資，籌組新竹自動車商會，經營新竹至竹東路線。 ¹⁰⁰
1925年	與許爾灶、李良弼、張傑、古雲梯等人任竹街方面委員。 ¹⁰¹ 於同年9月去世。

95 〈新竹消防組設置の認可〉，《臺日》，1900年（明治33年）11月29日，第2版。

96 〈只佐養蜂研究所〉，《臺日》，1913年（大正2年）8月7日，第4版。

97 同註31。

98 〈新竹 消防組新設〉，《臺日》，1920年（大正9年）8月31日，第4版。

99 〈新竹煉瓦創立〉，《臺日》，1921年（大正10年）3月15日，第2版。

100 〈地方近事 新竹〉，《臺日》，1924年（大正13年）2月23日，第4版。

101 〈任竹街方面委員〉，《臺日》，1925年（大正14年）4月28日，第6版。

參考書目

(1) 專書

- 上田元胤、湊靈雄，1901，《臺灣土商名鑑》。臺北：にひたか社。
- 千草默仙，1928，《全島商工人名錄 新竹街商工人名錄 昭和三年三月現在》。臺北市：高砂改進社。
- 大川遊龜，1941，《新竹商工人名錄》。新竹：新竹商工會議所。
- 李維修，2015，《從素封家到社會菁英：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士紳的社會變遷（1895-1937）》。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
- 松本曉美、謝森展編，1993，《臺灣懷舊》。臺北市：創意力文化。
-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2000，《灌園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波越重之著，宋建和譯，2014，《新竹廳志》。新竹縣：新竹縣政府。
- 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2012，《內海忠司日記 1928-1939 -- 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 門新太郎，1925，《新竹州下產業統計商工業者案內》。新竹：新竹商工名簿錄發行所。
- 馬偕著，林晚生譯，2009，《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臺北市：前衛。
- 柴山愛藏，1925，《臺灣之交通》。臺北：臺灣交通研究。
-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2012，《黃旺成先生日記》。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黃智偉，2002，《省道臺一線的故事》。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
-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1927，《臺灣鐵道旅行案內》。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 謝水森，2000，《發生於新竹市的地方小故事彙集》。新竹市：國興出版社。

(2) 檔案、官報

「金杯及銀杯下賜」（1904年11月10日），〈府報第1629號〉，《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629a006。

「有限責任新竹信用組合設立申請許可並謄本下付（松本徒爾外百四名）」（1913年09月01日），〈大正二年永久保存第六十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149002。

「官有海埔豫約賣渡處分報告（松本徒爾外五名）」（1917年06月01日），〈大正六年永久保存第二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657002。

(3) 報紙資料

漢珍數位圖書，2012，《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報》資料庫。

(4) 網路文

〈新車車站介紹〉，《臺灣驛站之旅》，網址：<http://trstour.com/sin-che.htm>。

國立臺灣文學館，《全臺詩 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網址：<http://xcm.nmth.gov.tw/twp/index.asp>。